

中國書畫史綱目

卷之四

清畫大真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之四

清真大典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

清真大典

第一冊

黃山書社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

主 編 周燮藩

編 委 刁 勇 王 卡 王宇潔 王美秀 王俊榮 王熙遠 方廣鋁

田文載 任 侃 任延黎 李采芹 汪桂平 沙宗平 沙秋真

余振貴 林國平 周俊旗 周燮藩 馬忠傑 馬壽千 哈寶玉

孫伯魯 陳俊峰 莫振良 梁義章 馮今源 張秀卿 黃殿祺

賈建平 楊大業 葛藹麗 蘇慶華 濮文起

《藏外佛經》主編 方廣鋁

《三洞拾遺》主編 王 卡 汪桂平

《東傳福音》主編 王美秀 任延黎

《清真大典》主編 周燮藩 沙秋真

《民間寶卷》主編 濮文起

清真大典前言

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按學界通論，據《冊府元龜》等史籍所載，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作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標志。據實論之，唐宋時期進入中國的穆斯林，不論是商賈工匠，還是使節士兵，均為僑居中土的「蕃客」，其後裔稱「土生蕃客」甚至「五世蕃客」。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伊斯蘭教在中國尚是教名未定，教義不明，不見于典籍，亦無漢文著譯，基本上是僑民的宗教。蒙古西征後，東西交通大開，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大批來華，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他們在元代稱「回回」，屬色目人，政治地位較高，「仕于中朝，學于華夏，樂江湖忘鄉國者衆矣」（王禮麟《原集》卷六《義冢記》）。因此，時人評論說：「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元代各地也普遍興建了清真寺，形成「回回遍天下」的歷史格局。來華的穆斯林中不乏才俊英杰，帶動雙方的學術文化交流，有的帶來伊斯蘭世界的天文曆算、醫學藥物、火炮建造等科技文化，而有的則崇儒學、通經書、能文善詩，精于書畫，為中國文化帶來瑰異獨特的氣質，

增添絢麗斑彩的一頁，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伊斯蘭教得到普遍傳播的同時，却難見翻譯經典、闡揚教義的記載，僅于碑銘之中偶見一二。至明代，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形成後，以漢語爲共同語言，同時爲保持民族文化傳統，改變『經文匱乏，學人寥落』的現狀，開始倡興經堂教育，并用『書字』翻譯經典教材，培養一批批著名經師，在陝西、金陵、山東、雲南、甘肅各地形成不同風格的學派。數十年後，自明末開始，從東南至西南有一個持續至清末，歷時約三百年的漢文著譯運動。在漢文著譯運動中，既涌現出一批『博通四教』的穆斯林學者，如王岱輿、張中、伍遵契、馬注、劉智、馬復初、馬聯元、藍煦等，也刊刻問世許多稱爲『漢文經典』的伊斯蘭教著譯，如《歸真總義》、《四篇要道》、《歸真要道》、《清真指南》、《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四典要會》、《大化總歸》、《天方正學》、《清真釋疑》等。這些漢文著譯的目的，是要『本韓、柳、歐、蘇之筆，發清真奧妙之典』，『不但他教之人無所疑議，即教中之游移莫定者，亦可感發其天良，堅定其志氣，永守祖訓于不衰』（《清真釋疑·馬廷輔序》）。『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曉，即儒教諸君子咸知吾教非揚墨之道也』（《四典要會·馬兆龍序》）。也就是說，在教內要改變『教義不彰，教理不講』，『于教禮之義旨趣

味則未識」的狀況，使穆斯林通過漢文著譯更容易地閱讀經文典籍，遵奉教規禮儀，排斥異端，維繫正統的信仰。對教外，則「以中土之漢文，展天房之奧義」，將「天方經語略以漢字譯之，并注釋其義焉，證集儒書所云，俾得互相理會，知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天方正學·自序》），即增進主體社會對伊斯蘭教的了解，減少種種不必要的隔閡和誤解。可以說，這是歷史上中國穆斯林民族社會經濟發展後產生的文化自覺，既是振興傳統信仰，自強圖存的宣傳活動，也是主動與主體社會和主流文化溝通、交融的護教活動。

明清時期的漢文著譯是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文獻的核心部分。其中最具現實意義的，有兩個方面：一是以蘇非神秘主義為基礎的伊斯蘭教認主學，即新教義學，與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的宋明理學相會通，稱「天人性命之學」，或「理學」，如王岱輿的《清真大學》、《正教真詮》，劉智的《天方性理》、《真境昭微》，藍煦的《天方正學》、馬復初的《四典要會》、《大化總歸》、《漢譯道行究竟》等。一是以伊斯蘭教法與儒家禮儀或社會倫理相附會，稱「敬慎持身之道」或「禮法」，如劉智的《天方典禮擇要解》、馬注的《清真指南》、伍遵契的《修真蒙引》、余浩洲的《真功發微》、馬復初的

《禮法啓愛》等。在著譯中，穆斯林學者一方面申明，他們都是「采精挹萃，輯數經而爲一經」（《天方性理·袁序》），「其中理道，悉本尊經，參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髮增損，間于諸家」（《正教真經·自叙》）。同時，他們又表示，「回儒經書，文字雖殊而道無不共，語言雖异而義無不同」（《天方正學·自序》）。在著譯中，「恍然有會于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也」（《天方性理·自序》），「中西同此性理」，「教雖不同而天人之理無不同」（《性理本經纂譯·序》），「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習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天方典禮·自序》）。當時的官員儒生也有人爲書作序而對此大加贊賞，認爲在諸教之中，「獨清真一教，其說本于天，而理宗于一，與吾儒大相表裏。」「其教亦不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序，而潔已好施，更廣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詮叙》）。「其倫禮綱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修齊誠正，猶然孝、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謂念、禮、齋、課、朝五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說所可同語者矣」（《天方禮經序》）。由此看來，這些「以儒詮經」、

「附儒以行」的「回儒」，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遵中國之理，引孔孟之章」，融洽、會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素材和義理，用來闡發伊斯蘭教的教理奧義和教法制度，成功地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出色地推動兩種文化的溝通和結合，使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一筆彌足珍貴的遺產，不僅對於建設和諧社會，奔向社會主義小康的中國人民具有借鑒作用，而且也為尋求文明對話，建設國際新秩序的世界學術界日益重視。

伊斯蘭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都是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世界性文化，在歷史上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過燦爛輝煌的貢獻。伊斯蘭教傳入時所帶來的伊斯蘭文化，不僅豐富和增進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的繁榮，也在近千年的不斷衝撞、溝通和融合中產生一支色彩絢麗、別具一格的中國伊斯蘭文化。這一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蘊含極為珍貴的內涵。由本書編纂的文獻資料觀之，從經文譯解到小經雜學，從教義闡釋到啓蒙讀物，從天文曆算到醫學藥物，從禮法教規到蘇非性理，從史地記述到碑銘方志，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寬泛，顯著地反映了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結合的深度和廣度。比如，本書所收的《寶命真經三十卷》馬聯元刻本，北京藍靛廠清真寺藏清抄

本，都是有代表性的《古蘭經》刻本和抄本。又如《天文象宗西占》和《回回曆法釋例》兩種明抄本，更是世所罕見的學術資料。還有劉智的《天方性理》，不僅是部重要的宗教典籍，而且也是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首次明確揭示人的感官活動和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礎，提出大腦「總覺動」概念的心理學文獻；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三書，皆以隨同鄭和下西洋的親身經歷者所記為據，對沿途所經各國疆域、風土等「靡不詳載」，尤其有關伊斯蘭教傳播情況，是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宗教史的珍貴史料。三書都是有關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文獻。再有，《克裏默解啓蒙淺說》、《經學系傳譜》、《北京牛街岡上禮拜寺志》等都是新近問世的古籍，可補中國伊斯蘭教史料之不足；《清真根源》、《清真奧旨》、《沙溝詩草》、《馬啓西詩聯》、《七篇要道》等為中國伊斯蘭教門宦教派人物的第一手思想資料，而《哲赫忍耶道統史略》、《鬍子老太爺史略及家譜》、《道統史傳上下集》、《庫不林耶譜系（大灣頭門宦）》等則為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料依據。僅就以上粗略例舉，展示的本書內容一角，已是珍品雜陳，眩人眼目，如能認真整理，深入發掘，必然珠寶疊出，喜不勝收。由此可以斷言，本編文獻的收集出版，對於了解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和演變，正確理

解宗教和民族的關係，特別是伊斯蘭教和我國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的關係；探索伊斯蘭文化的特點，尤其是伊斯蘭教與我國主體社會和主流思想的會通和融合，穆斯林學者們在歷史上所作的艱辛努力，並對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設，撰寫中國宗教史、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國民族關係史、中國回族史、中國思想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歷史證明，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到來之後，必定會出現一個文化繁榮時期。爲了迎接中華文化新的復興，我們需要做好大量的前期工作。收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文獻，就是其中的一項小工程。同時，廣泛全面地收集歷史資料，系統深入地研究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對於正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動宗教適應社會和服務社會人群，消除盲目狂熱的極端傾向；加強信教群眾之間的團結，反對民族分裂，共建和諧社會；引導和調動宗教組織和廣大信教群眾投身現代化建設，早日全面實現小康目標，有着極爲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改革開放的對外交往中，本書的收集出版必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象，對增強我國與伊斯蘭世界各國和

地區之間的友誼和了解，促進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本書的編纂，曾得到衆多師友和圖書機構的幫助和支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謝意。但在編纂過程中，既受制于諸多物質條件，也因編者的學識和能力所限，缺點和遺憾比比皆是。我們只是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爲學科的建設、學者的研究，提供一點便利。同時，又能爲將來整理出版更多更具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有着更好的期盼。

周燮藩

二〇〇五年春

清真大典編纂凡例

一、本編以保存歷史文獻、方便學術研究爲宗旨，彙編自元代至民國時期的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文獻約二百種，總計爲二十五冊。

二、本編以收錄文獻爲主，對於底本盡可能地擇善選用，但爲搶救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凡有價值者，均盡數收集，影印刊世，以免缺憾。

三、本編的編排分類大致爲：《古蘭經》刊刻本、抄本；選本、漢譯本；先知傳記、聖訓選解；教法簡本、禮儀制度；教義著譯、啓蒙淺說、修道原理、贊詞歌訣；雜學常識、小經文獻；釋疑指迷、衛道論辯；天文醫藥、史地記載；家譜方志、碑銘寺誌等。

四、本編收錄文獻以漢文著譯和資料爲主，酌收少數阿拉伯文本。如《古蘭經》選用阿拉伯文刊刻本和抄本各一種，附有現代漢譯本供對照參考之用。此外還選有《古蘭經》選本等少數古抄本。

五、本編收錄少數現代抄本和鉛印本。因破損污漬、文字模糊、底灰濃重等原因，

底本影印後不易辨識，故重新排印，以利使用。

六、本編爲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文獻彙纂的首次嘗試，無論是宗教文化還是典籍文獻，均取其廣義。因涉及領域廣泛，搜羅典籍齊全，文獻內容豐富，史料價值珍貴，故稱「大典」。

清真大典目錄

第一冊

寶命真經三十卷附馬堅古蘭經譯文（一）

清光緒二十一年馬聯元刊刻本 ……一

第二冊

寶命真經三十卷附馬堅古蘭經譯文（二）

清光緒二十一年馬聯元刊刻本 ……一

第三冊

寶命真經三十卷附馬堅古蘭經譯文（三）

清光緒二十一年馬聯元刊刻本 ……一

第四冊

寶命真經三十卷附馬堅古蘭經譯文（四）

清光緒二十一年馬聯元刊刻本 ……一

第五冊

古蘭經附全道章古蘭經譯文（一）

北京藍靛廠清真寺藏清抄本 ……一

第六冊

古蘭經附全道章古蘭經譯文（二）

北京藍靛廠清真寺藏清抄本

第七冊

寶命真經讚

者寶書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成都周明德藏版刻本

亥帖譯音

楊敬修譯解
民國八年上海秀真精舍刊印本

寶命經直解五卷

馬復初譯解
民國十六年上海回教學會刊印本

可蘭經

鐵錚譯
民國十六年北平中華印刷局刊印本

漢譯古蘭經

姬覺彌總纂 李廷相 薛大輝等參證
民國二十年上海愛儷園廣倉學窘刊印本

第八冊

古蘭譯解

王文清譯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回教俱進會刊印本

第九冊

白話譯解古蘭天經（一）

王靜齋譯
民國三十年甯夏回教協會石印本

第十冊